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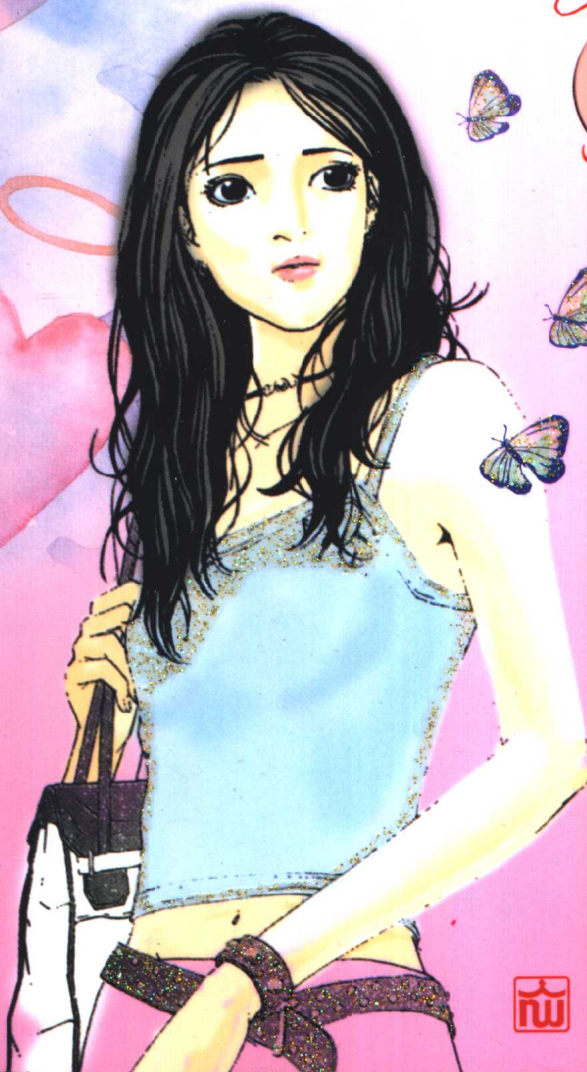
小才女终结文坛艳俗“美女作家”秀

倾力打造隼美纯爱小说

在
美
丽
间
交
换
爱
情

我们

黎将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小才女终结文坛艳俗“美女作家”秀

倾力打造华美纯爱小说

在
美
丽
间
我们
交
换
爱
情

黎将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在美丽间我们交换爱情 / 黎将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187-214-2 / I · 078

I. 在... II. 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598 号

书 名 在美丽间我们交换爱情

作 者: 黎 将

责任编辑: 梁 越

封面设计: 北京阳光方舟广告有限公司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印 刷: 香河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0.6 千字 印张: 8.7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241-2 / I · 078

定 价: 18.6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说你不能说女孩子像鸟，再活泼的女孩子也不能。
你只能说他们像花，肆无忌惮地绽放。不论开得
多么艳丽，却永远不会飞翔……

自序

这一阵子我被困顿在一种叫“失语症”的毛病里云云雾雾。

如果你也曾在十多个小时里喋喋不休毫无启承转合的说话,并且是在火车——那种绝对跌宕不已的地方,不定还会添什么比我更奇奇怪怪的毛病呢!

下了火车到蕙的家只有二十多分钟,但她和死神的距离却已在最亲密接触的将触未触之间。

几乎在她决然掐断电话的一瞬间冲进去,在终身遗憾的前一秒钟,把她从冰凉浴缸和温热的红色液体里打捞出来……

醒过来以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他走了。

三个字,字数和“我爱你”一样,甚至其中的意味都已经被我们所混迹的这个时代支离到同样庸俗不堪。但它被我最好的朋友这样说出来,那种感觉,什么都不能够承载。

蕙的目光涣散在虚空里,她说,你这样留住我是没有用的。

我说我知道,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替你找。

她的瞳孔终于有了比较准确的焦距和莹亮,她不相信但心里一定大有奢望地看着我。

我避开了她的眼睛。我们一起长大,她却还是在我擅长的文字游戏里如我所料有了我希望看到的那种期许。

找。

当然去找了。

但不是那个点燃和掐灭爱情都和烟蒂差不多的男人。

两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北京的某间屋子里，把白天和黑夜都敲进电脑。葱，等在我们长大的那座西北小城里。

天知道，我找的和她等的是怎样南辕北辙的两件东西。

又哪里晓得随着火车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后，我和葱面面相觑都笑了——俩人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非洲难民好不到哪儿去，那个憔悴哟——令人心酸而滑稽。

她一直往我身后看，我却把一叠厚厚的纸塞到了她怀里，在她红颜冲冠大怒之前可怜巴巴说，好歹这个东西是我花了两个月给你找的，先看完再寻死觅活也不迟嘛！

后来的事我就不多说了，葱忽而嘻嘻哈哈忽而淌眼抹泪捧着那叠纸折腾了一天。凌晨三点钟，她的眼泪鼻涕已经涂满了我睡意朦胧的脸，然后她抱着我说，对不起，我真傻……

这就是这本《在美丽间我们交换爱情》诞生的原因和经过。

现在，葱已经有了新的据说是美丽爱情的故事，她说希望更多的人看到那些页码都没有来得及排好的字。所以这个原本写给一个人看的东西昭然出世……

目 录

第一章	甘露说,这是同性恋酒吧	(2)
第二章	加勒比海,酒醉的蝴蝶和秘密武器	(22)
第三章	高智商客人,n多个粉色药丸	(35)
第四章	断掉的骨头,说不出喜欢你	(43)
第五章	与我无关的性爱取向	(66)
第六章	和它眉来眼去,一个名字不能提及	(73)
第七章	姐夫是地球人吗	(84)
第八章	我的新姐夫不会飞翔	(91)
第九章	要挟和放逐	(105)
第十章	无脚鸟,像我爷爷的老和尚	(116)
第十一章	半个月亮和九十分之几的醉	(122)
第十二章	挣扎的翅膀	(129)
第十三章	女娃娃和男娃娃的问题	(158)
第十四章	血稀释钟情,欲望的废墟里守望纯真	(177)
第十五章	失踪的新郎和伴娘	(233)
第十六章	醒了,黑了,谁是野猫	(253)
第十七章	阳光里,我们交换	(260)
第十八章	爱情	(272)



第一章

甘露说，这是同性恋酒吧

悬向天尽的翅膀。

蓝色，天空和海炽烈拥吻过的颜色。

巨大的布景下面坠落着白色的衣裙，斑驳着。

紧致细密的皮肤，流转着象牙的光泽。拨起的腿，倏然收拢的腰肢。一只羽毛编织的蝴蝶垂飞在别无他物的胸前……

没有阳光。

呼吸微弱的灯光呻吟着撩拨着我瑟瑟的身体。

一挂白纱云朵般朦胧了凉滑的脸。只闪在云朵上方的眼睛翕动着对阳光的怀想和刻意的遗忘。

不要表情。不需要任何表情。藏在云里的思绪很安全。

咔嚓——



OK!

约定中的灯光没有来。

罗迁把摄影机野蛮地推到一旁。

永永，今天拍到这里吧，晚上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

长发，细边的眼镜，落拓不羁的装扮，还有那双仿佛能够洞穿一切又仿佛稀里糊涂的眼睛。

三年了，我在那幽幽的镜头和他散光却妄图聚敛人世
间所有美的瞳孔前整整晃动了三年。

抬起斑驳着蓝色布景的裙子，却没有穿。

我说，罗迁，我想穿长裤，随便什么样子的，不是裙子就好。

一阵风后，罗迁把一条抠了几个洞的牛仔裤和一件很旧但挥散着透明皂清香的白衬衣递给我。

长大的衣服里面，我足可以用余下的空间跳踢踏舞。那种感觉一如罗迁，舒服，没有负担，不需要时时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好兄弟，兄弟了多久呢？

十四岁从一条毛毛虫争夺战建立邦交到二十三岁，虽然期间有三年的分隔，但情谊流水，小小的，清澈的，却从没有间断过。

及至大三，突然被那所全国名校 S 大学抛弃，开始亡命——哦，客观的说是漂泊——天涯，在上海的一个摄影展上和罗迁重逢，这家伙已经在那个圈子混得头头是道

在美丽间我们交换爱情

了。

对于以什么形式来缅怀纯真无邪的少年时代，并且庆祝茫茫人海没有经过找寻的惊喜度指数极高的重聚，争论了足足半个小时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喝酒，太俗气；吃饭，更是碌蠹。罗迁冥思苦想了一阵，抹了一脸坏笑说，心心，不如我们一夜情吧……

啪！

哎呦！

手心和脸部皮肉接触的声音清脆而余音袅袅。

罗迁故作委屈，捂了脸，心心，你变了。非但不是易燃易爆品了，怎么楚楚可怜的小样儿下面修炼出一副铁娘子的做派，世道真是变了呀！

我笑说，我现在叫杜永永。

他又乍现出什么灵机，拨弄了几下让很多女人嫉妒的油光水滑的长发，不如这样，你做我的人体摄影模特怎么样？照片和底片都统统上交给我们心心。我嘛，就独自饱餐秀色啦——哎呀，慢着，你先别拧，实话说，我在创作一个“飞翔系列”，但现有的那些模特胳膊和腿儿比木偶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心心，你不是一直都想飞吗？

飞……

这个最平常不过的单音节词钝钝击在我应该存放着心的地方。

罗迁不知什么时候敛去了那些嬉笑和善意的轻薄，他的眼睛电钻一样钻透那些深藏着过去的时光。



他一定看到了什么。是那场太阳雨里我们最无厘不过的那场战争吗？还是我被他们当回易燃易爆品的日子？我不确定。但他钻着的那些碎片里一定会有一个人英挺的身影……

不要，我不要看到这个身影。

蝴蝶又痛了，它挤压着我的胸腔，它说它又痛了。

罗迁说，心心，你没事吧？你是不是想余……

不。我鲁莽霸道地阻止了另外一个音节。

我说，好吧，我答应你，但你必须保证不能让除了你之外的人看到那些照片。

他蹦了十几个高，嘴里呜哩哇啦说了一阵洋洋不吐的英语，表示激动过度的欢愉。

于是，三年，除了各式各样的更换工作，我把自己留在罗迁捕捉着艺术而没有情欲的胶片上。

通常，我和罗迁一起冲印那些照片。好笑地忍受他不停念叨怎么越来越瘦的折磨。

照片上的女孩子很美。她的身体是通透明媚的。

罗迁看着静坐沉思的她，闭着一只眼睛假寐的她，抱着布娃娃扮可爱的她……任由眼镜滑稽的在鼻梁上荡着秋千却浑然不觉。

相纸上，女孩子所有隐秘的部位都招摇而眩目地舒展着，眼睛却是隔山隔水的渺杳。罗迁告诉我，那说不出确切颜色的瞳孔让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摄人心魄。

我一次次耐心地提醒罗迁，她的名字是杜心心，是你

熟悉的那个心心，但会说会笑会掐你拧你的这一个，你只能叫她杜永永。

罗迁问，为什么？是为了余……

我说，哥们儿，你省省吧，我们这里只有人，没有鱼，如果你馋了，海鲜城我做东，成了吧？

他只有收拾好那些疑问，乖乖地在照片里怀想他从前没有这么多禁忌的心心好兄弟。

三年里，每隔一个星期我就把一张照片装进信封，写了S大学的地址和系主任的名字丢进邮筒里。

信封很轻，除了照片没有一字一句，它落下去没有声音，但我总是明确地听到系主任打开它们时那惊恐万状的呻吟。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罗迁。他天真地认为我害羞的根本不敢仔细盯着那些照片一分钟以上。而事实上，我把它们统统寄给了一个老男人。

那些透明的，青春着、美丽着、挑衅着、斥寻着的身体，还有弥漫着天的蓝云的白的眼睛，它们向那个老男人质问着一个关乎清白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罗迁的女朋友突然融化的糖人一般涕泪四溢冲进摄影室，拿一把刀指着自己的脖子问罗迁，你要她还是要我？

我披了衣服，替目瞪口呆的罗迁说，他从来没有要过我。



罗迁终于结婚了。我那曾发誓一辈子只和照片谈恋爱的
好兄弟。

送他的新婚贺礼是一架功能比我的头发少不了多少的
相机。在他散光的瞳孔迸射出的盈亮里，我想，能爱着什
么是一件多么多么幸福的事。不管被爱的是人或者人以外
的任何东西。

罗迁说，永永，有句话我忍了很多年都没有机会对你
说……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在你身边，你们到底怎么了？余
非呢？他在哪里？

余非……

他是谁？我反问着夺过了罗迁捧在手里的相机。

咔嚓——

准新郎罗迁手足无措被我装进了那个幽黑狭小的世
界。还有，我们十四岁始然的兄弟情谊。

我说，你想说的你想问的都装在里面了；罗迁，照片
洗出来记着留给我。

罗迁点头，忧心忡忡，很男人的。他飞快地拥了一下
我枝桠着骨头的肩膀，奔向了他的婚礼。

婚后，他们小两口搬到了大连。

我又陷入了极度飘忽的状态。虽然一个星期以后有了
彼得洛，有了新的工作，有了他带我到美国的承诺，但是
我不快乐。

临行前的第三天，被我冷落许久的手机提前泛起的乡
愁一般呻吟起来。

你来吧，甘露在电话里说。

她这么说的时侯，我已经飘荡在上海的雨季里。

飘荡是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翅膀，所以只好折中，作一只鱼，在城市的汪洋里体验飞翔。

终于习惯了南方犹抱琵琶的阳光，和南方男人咿咿呀呀的精明做派。皮肤黑了一些，骨头更突出了一些，对我的新名字习惯了一些。起码有人叫“杜永永”，不会再事不关己置若罔闻。

杜永永……

依然陌生，但陌生的潜意识里有崭新的味道。

我喜欢了这种陌生。

总是穿行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品尝各种职业的味道，孑然一身，甚至突兀地出现在那些主管面前，对他们说，我没有任何文凭。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曾经是 S 大学公认的才女，却说自己没有文凭。

三年前，无数种目光丝丝缕缕错综着勒进我皮肤里面，抽掣着我所有的细胞，不见一滴鲜血的在我身体里奋力圈成这样一个暧昧了千年的词：妓女。

那一瞬间，我注定和文凭无缘了。

一只青筋纵横的手，一叠拼命和 A 片媲美的照片，把一个有着和我一样容貌的女子赤裸裸暴露在太阳的眼泪里。那个时候，是什么玩意让我觉得还有继续活着的必要？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或者已经没有力气弄明白。



.....

三年里，除了和罗迁在一起，我不得不喋喋不休对那些好奇的主管做着点到为止的补充，我说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并且会比别人做得好。然后在他们的折服里怀想北方的艳阳。

只有彼得洛没有要求我的补充，他湛蓝的眼睛倒影着我白色的身影。裙子以直筒的简单甚至原始的形式缝合着。我架着它，一同出现在这个异国男人的瞳孔里。他眼里的我却是那么完整，那么干净，所以我留下了。

我喜欢彼得洛的蓝，喜欢他眼里完整干净的我。

太阳，漂泊在天上的千面女郎，此刻展露着的是细雨中恍惚而骄矜的面容。

于是，我更加想念她投向北边时炽烈娇憨的模样。就像甘露，在北京的电话里对我说你来吧的甘露。

还是经常把整个的夜晚都挂在网上，还是在各种聊天室里眨着眼睛做个哑巴。还是会忍不住写点什么，但再没有不小心把它们发到哪个编辑的邮箱。

多久了？一年前还是三分之二年前？遇到甘露半个小时以后，她说杜永永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当时我笑笑的，这辈子是没有什么可能了！但我记住了这句话，连同甘露散发着北方阳光的甘爽气息。

.....

那是在深圳，我炒掉了那个除了换女人，什么都吝啬

的广告公司老板，给上海为了我突然失踪紧张不已的罗迁挂了电话，我说哥们儿我还活着。这实在不是一句会令人多么安慰的话，但是我的兄弟罗迁说，那就好。

我无声的笑了，心情很爽，径直走进了一家酒吧。

伤还在，但你一次次揭开伤口，也就熟悉了那种刺痛，直到那痛变成一种习惯而麻木。

酒吧很柔，里面的味道简直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就像各种品牌香水的大聚会，让我以为是嗅觉领域的博览。

女人，仪态万方的女人，双双对对的女人。

这不是医院，我对自己说。还好没有白色，否则我又要强迫自己得一阵失忆。

很奇怪吗？一个形单只影的女人问我。

这个有着北方口音和北方式美貌的女人，就是甘露。

这是同性恋酒吧，她神色坦然地说。

我舒展了眉头，坐在她对面。没有好奇是假的，但我喜欢她没有丝毫青涩的庸懒的韵致。

缘分，已经不属于我盲目推崇的范畴。但我和甘露的相识又怎样理解？

我们活在别样的两个世界里，没有任何原因出现在一个狭小的异乡的角落里。一个隔绝了白天，隔绝了阳光的角落。